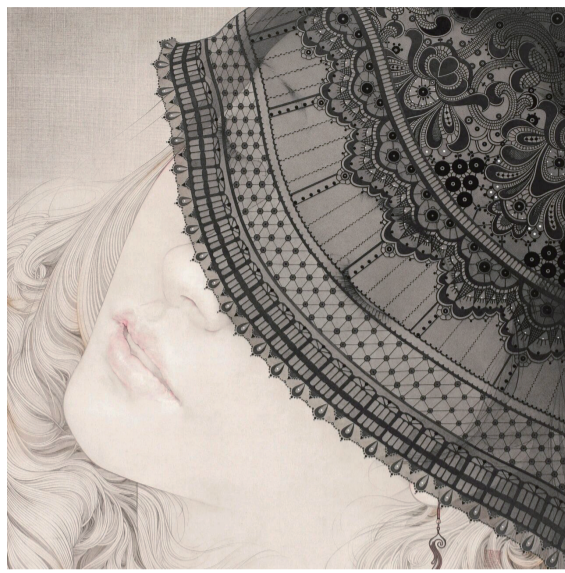


广东省工笔画学会会长罗寒蕾:

“薄中见厚”对当代工笔重彩画起着指导作用

专题

绘画最重要的因素是它所表达的内在精神,是艺术个性,是时代性,也是民族性。工笔重彩画即是现代的也是古老的,我们不提倡一味模仿古人,也不提倡割断历史,无视传统。或只片面追求技法的华丽工细,无中生有、平中生奇。抛却工笔重彩画的设色传统,抛却“薄中见厚”原则,满纸金属箔及粗颗粒,处处沥金、厚堆,架空当代工笔重彩画妄谈创新,无异于邯郸学步。“薄中见厚”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髓,温和妍雅。执儒家中和标准以衡量“薄中见厚”内涵,方显厚实饱满。尽管当代工笔重彩画已和传统工笔画在面貌上存在很大的不同,无论从题材、体裁和表现手法上都在向多元化发展,涵盖了工笔重彩、工笔淡彩、没骨、写意、泼彩,打破了工笔画种界限。但是“薄中见厚”仍对当代工笔重彩画起着指导作用,推崇厚薄结合,以“薄中见厚”的设色为主,厚堆手段为辅,充分地发挥出金石重色的绚烂妍丽的材质之美。



■罗寒蕾 《暗香·面纱》2014年

广东省女画家协会理事蔡业霄: 我坚持寻找单纯的语言

创作确实需要细腻的感情,但也要有决心。一旦下笔,就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物象,不能因固有的技法而对画面一划而过,埋没了心中的那一点新念头。自然物象瞬间的美,以及让我们心



■蔡业霄 《岁月照耀》2020年

动摇的刹那间念想,在画面需要单纯的语言表现。寻找单纯的语言是我坚持的,因为语言的单纯能让我对美的形式保持着新鲜感,也有暇兼顾意义问题。

广州画院专职画家李夏夏: 我用绘画获得了灵魂的自由

画画对于我来说,它更像是一种“仪式”,我用这种仪式,感受、定格、记录外在世界与我的各种联系。那是倾诉,娓娓道来诉说着女儿那绵长细碎的情愫;那是等待,等待着走出严冬的春暖花开;那是呼唤,呼唤着远方的你带来的希望;那是呐喊,呐喊着内心最真实的自己;那也是沉默,不抱怨不悲伤静默的前行……



■李夏夏 和风万物生 2025年

在这个过程中,我寻找着建立一种特有的属于我自己的秩序和规则,这就是独一无二的——我用绘画获得了灵魂的自由!

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何馥君: 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



■何馥君 《杨盈盈肖像》2019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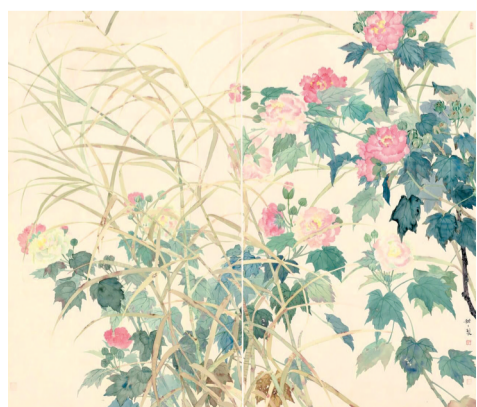
我非常爱画画,只有作画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。我的情绪会被画面牵动,画面好我就开心,画不好,我又得难过好一阵子。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。一幅画,特别是工笔画,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很漫长,过程中的一滴、酸甜苦辣,画家体会最深。虽然自己还没有当过母亲,可仍然能经常在作品诞生的那一刻感受到生命降临的喜悦。



■于理 《天长地久》2021年
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易甜甜: 我想要表达的是生命之美

当我面对自然,那些平凡花草的柔韧与坚强,无须赞美的平和与欢畅,蓬蓬松松,随风飘舞的似水柔情,让人感动。漫步在田野、乡间,呼吸野花青草的清香,感受微风拂过,倾听大自然的呼吸,感受她的生命,仿佛自己可以与之交流,融为一体,内心慢慢沉静下来,尘世的喧嚣亦不复存在。我想要表达的是生命之美,无论是小花小草,还是枯枝落叶,我都希望她们充盈着生命之气,无论花开还是花落,都是生命的过程。花开,显示出生命的繁华;花落,却是经过风霜洗礼后的真实、质朴、淡定与从容。我希望用自己的画笔描绘自然中那些让我感动的平凡而朴素的细节,让画里传达的生命之气可以感染到身边的朋友,带给人平和、静谧的感受。我希望我的画面柔和似水,单纯得如儿童的眼睛,在我的画前,人们可以从容地进入,自由地呼吸,忘却烦恼,回到本真。



■易甜甜 《美人娟娟隔秋水》2023年

广州美院中国画学院人物画工作室主任于理: 我帮完玛吉拍“结婚照”

2020年夏天,我应邀来到甘南桑科草原参加藏族姑娘完玛吉的婚礼。

婚礼前,我帮完玛吉拍“结婚照”,那天她扎了一头细细的辫子,再把它编成两条三股辫并束在一起,配上彩色的丝带和白色的哈达——那是藏族成年女子的发型。她衣着华美:身穿羊皮藏袍,佩戴黄金、珊瑚和绿松石,羊毛锦缎的帽子下一双多情的眼。有情人手牵着手,带我去了一座神山,山口叫作“浪歌尔奇”,上面冰雪覆盖、彩色的风马旗在空中飞扬,传说那是山神走过的地方。完玛吉说可以许愿:以风为证,祝愿美丽的完玛吉永远快乐、爱情天长地久。

广州美术学院博士后周文瑶: 通过工笔技法准确表达 我对背光人物的感受



■周文瑶 《南国的孩子》2025年

背光下的人物是我那段时间实验的主题,我希望能够通过工笔画的技法来准确地表达出我对这一主题的感受。这种偏好来源于我接触过的一些影视作品和现实中的场景。背光的人物总是被笼罩在一层温暖的褐色里,表情含糊,颜色沉着。让我想起

生活中有很多暧昧不清的时刻,让你觉得你好像懂了却又说不出,只好欲言又止。背光下的人物总有一种朦胧而模糊的情绪,她看着你让你感到熟悉,却又离你很远像是记忆中的人物。这种情绪让我欲罢不能。就像在生活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子,你也不需要了解她太多的细节,和她保持着一定的隔阂,但你知道她是很美的。

山西永乐宫壁画研究基地特聘画家林凯虹: 中国画所有生命力的展现都归功于线条

有生命的造型和无生命的造型,必然有外形特征的不同,无论二维与三维。剥离了别的因素,必然是线条起的作用。线条不仅仅是长线短线,还有宽线细线等,我们可以将中国画中所有生命力的展现都归功于线条,在过去的规划中,动物的表现可粗略分为两种:一种如“五牛图”般用轮廓线表达结构和质感,一种如“双喜图”般用毛发的线条表达量感和质感,但意外的是它们都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生命的力量感,在渲染极少的画面当中,如果不是线条,又是什么在表达生命力?



■林凯虹 《半生白玉》2023年